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六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記

登錫山記

慧山東峯曰錫山高不過慧之半無臺榭林木之觀有寺兩楹浮圖特峙山之椒有泉曰錫周以石甃泐而不澄鏡碣記其旁者守土吏吳鉞也嘗春秋佳日邑之人多遊慧山而未嘗至錫故寺宇寥落歲久益圯攷邑爲秦伯始封地茲山當周秦間曾產鉛錫漢爲無錫縣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宜天下清新莽遂改爲有錫光武以後乃不復產錫然則山雖卑固邑之鎮矣乾隆己丑四月十四夜泊舟山麓晨起登

山宿露在草衣屨皆濕登塔塔第三枕朽不可上於時紅日
初起綠野一色太湖襟其右九龍嶂其前炊煙闐闐歷歷在
目臨高望遠可以興懷慨世俗之尙爭傷至德之不作則又
不勝歎歎而歎也彼慧之山水固佳而車馬轟闐傭販雜處
流丹剗碧幾失其真茲山則以卑陋全其面目猶足令好奇
懷古之士偶一躋陟而咨賞焉夫名之隱顯類由於境之喧
寂而慧之名顧反出錫下縣且以無錫稱者何哉其故蓋可
思矣

借書圖記

科舉之學興窮而下者奉扶寸墨程爲瑤函秘笈不敢旁騖
及其旣達則挾兔園十數冊綴所爲承明黼黻之文故得一

二書而終其身授科第拾青紫譁世取寵儼然以先達自命者比比也若是者天下無不讀書之人而不讀書之患始甚歐陽公曰物常聚於所好顧好之者無力而有力者又非其所好書之得知已僅矣余嘗過儉父家見其几席精嚴牙籤錦贖架不勝度卽而叩之能言其條目如所謂書賈者已不數遊卒之飽蟬餉鼠而勿一顧其何異於然書之厄哉此又非所好而飾爲好者之弊也昔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倪若水家多藏書客有借之者則投束修羊然則士之貧窶慕學舍良友朋之相假曷以酬厥志越中故多藏書家喜爲根柢之學余嘗遊梅里見其家執一編村童巷豎無不樂談風雅非父兄之教與夫性能篤好之者孰克致此

哉楊君子讓里人也於世泊無所好獨寢食於書又精攷核
森森然有武庫之目又病其家貧無書屬友人繪圖以見志
君嘗撰梅里志近將注其鄉先輩朱錫鬯氏曝書亭集夫錫
鬯以抄書禁中至於罷職今子讓以著書自娛屢擯不遇意
者書果見忌造物不爲人福耶雖然錫鬯晚年歸田左圖右
史徜徉竹垞間視同時富貴利達者名皆出其下使子讓由
是汲深探古以精求精雖南面百城尙何假焉而又奚事以
窮通得喪爲汲汲也

遊洞庭兩山記

余年十五六聞洞庭兩山之勝欲一遊而不可得今年夏讀
書穹隆距湖甚邇帆風半日可達然猶未果也秋將盡客有

過余於山中者談兩山之勝與余有同好遂往焉由胥口解
維行八十里達包山水經注所謂苞山谷稱洞庭西山者是
也時已暝捨舟冥行投包山寺宿而林屋洞距寺僅四里許
早起尋之得穴如竇窅然而深初入修廣尋丈漸如覆釜蛇
行乃可進同遊者擁火先入余解衣跣足行泥濘中水深滅
跣寒沁至骨約里許視先入者已遠昏黑不可復進旣其出
聞客談所謂金庭玉柱者而若已遊也寺之東爲羅漢塢有
精舍可休毛公壇在其陰卽漢劉根仙處荆榛宿莽逕不可
辨惟壇石獨存而已翌日大風雨欲遊東山寺僧阻之勿顧
中流風大作衣袂皆濕危甚遂登石公山幽厓詭石無以窮
其狀客嘗遊黃山謂此山之勝其奇者黃山殆不及也榜人

促行至東山燈火已出林外栖於逆旅晨登莫釐峯宿雨初
霽遙望吳興陽羨諸山歷歷可數而包山則隱峙於煙波杳
靄中可望不可卽其下爲籊雲庵東折爲翠峯寺丹黃蔽虧
水木明瑟擬之石公林屋易雄奇而清遠矣會天雨甚未竟
所遊而歸往返凡六日得詩六首湖之峯七十二惟洞庭最
勝然詢之郡人以風濤故至者十不踰一二卽至焉而或非
其人甚矣遊之難也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余好遊懷此願十年而始得遂使客不至或
將不果遊客至而風雨於數日之前又將不果遊何能徘徊
於兩山之間而咎此遊之未暢也然則天下諉謝於事幾之
阻而以怠失之者豈少哉惟勉其力之所可逮而不竭其情

之所欣斯又有進乎遊者在矣同遊者三人客爲洪禮吉穉
存泉僧儀遠云

小聚沙飛記

歲癸巳毛子用吉購得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一版徵予作
歌一時同人誤傳以爲余物有寄詩以實之者庚子冬余將
入都毛子持以贈行曰物之聚也以因曩者同人之詩非此
物之因乎昔常熟顧耿光掘地得全塔以其甥氏錢遂畀之
錢號聚沙以志其事迺名吾居曰小聚沙客曰物之多而聚
之易者莫如沙子好古遇古人一器輒摩挲弗置以是命名
冀其多乎抑冀其易也余曰不然沙其小焉者也客不見夫
天地乎上古混沌未鑿其氣常聚凝而爲山川蕃而爲動植

人民鳥獸獠狂雜處自有宮室而人始不安巢穴矣自有舟
車而人始不安鄉井矣聚於前者或散於後散於此者忽聚
於彼紛紛籍籍莫可推測大要可散之數居多於是山有時
而崩川有時而決星辰有時而隕卉木有時而彫金銷石泐
有時不得自固其質世之盛也君子聚焉其衰也小人散之
家之昌也賢者聚焉其敗也不肖者散之聚之難嘗不勝其
散之易也夫螢之栖於草也擾擾以千百爲羣涼風過之而
零落矣蟻之處於垤也欣欣有萃處之樂急雨注之而漂流
矣豈唯螢與蟻不及料卽風雨亦何容心於其際哉塔鑄於
周顯德乙卯距今乾隆庚子八百七十六年凡鑄八萬四千
塔一塔四版析而計之爲版當得三十三萬六千是時吳越

猶盛冶銅不貲方藉竺乾之力長享帶礪豈知及身納土塔亦尋散自宋以來一載於周晉仙之詩再落於顧耿光之手近代周青士輩間一覩之夫數至三十三萬六千之多時至八百七十六年之久茫茫上下值者不過數人則余獲是版雖恒河一沙而聚之因亦幸矣敢以小而忽之哉雖然物以因而聚而愛卽因聚而生與我周還而不能不散者執也與我周還而不能不愛者情也權其輕重善用其情以聽執之自至斯可以觀天地矣沙其小焉者也客曰善請書而爲之記且以詔毛子

玉蘭閣記

壬寅夏余以外姑之喪留桐鄉者三月婦弟金君少權嘗於

痛定之後，覩縷家法，曰：吾母之賢實本大母吳太宜人教。居多，惜傳誌未立，久思湮墜。因指舍旁小閣曰：此玉蘭閣，卽太宜人晚歲起居之所也。太宜人少爲孤女，母張苦節撫之。其歸，則君利川先生已弟三繼室。時舅姑俱在堂，姑性嚴酷，且易受譖。戚郇或以爲言，太宜人益孝敬，勿懈。及姑疾，草始泣而語曰：汝賢婦，向誤疵瑕，汝願汝婦如汝足矣。聞者咸感歎。處娣姒以和，撫前室及妾所生女如已出。平生好讀通鑑，閱邸報，悉朝事。中年以後，長齋繡佛，恒在此閣。云嗟乎！勃谿評語遺禮之坊，婦之不至非一日矣。矧守肉取水，咎有不自已。始邪世之高門大族，厥後克昌，必其先有弗可及，而中閨幽隱，寔寔失而不書。豈知娶婦而賢，上可以蓋姑之譽，下可

以爲子婦觀法三世所繫非淺尠也閣前舊有玉蘭一本高可二十赤閣以得名夫玉方其潔蘭況其芬與太宜人懿媿有相映發者焉昔文氏有玉蘭堂子孫人才之盛甲於吳郡則茲閣又可爲太宜人食報之符矣石門方薰少權至友也美太宜人德嘉少權之不忘述祖爲作玉蘭閣圖余因推廣其辭俾刻之於壁

遊兩尖山記

去海寧州治五十里曰小尖山騎行一日可還返余屢過海益欲遊未果乾隆癸卯二月二十五日過舍弟於陳氏雙清堂約遊尖山弟不能騎二十七日漏下四鼓登舟次日日未午抵舊倉易肩輿而進行魚鱗塘八里易石爲柴詢之居人

則土鬆不能以石又二里達小尖山山臨石壩壩盡處卽塔
山浮圖翼然俯瞰大海以形如雞口俗名雞嘴壩小尖山高
可二里拾級而登有亭館花木

天子巡視海塘必駐蹕焉同遊者曰小尖山雖藉藉人口然
望海不若大尖山也兩山相距五六里至則羣峯環列莫能
指名爲田夫所給誤升一嶺欲尋故徑不可得乃攀援蘿葛
而下同遊者咸憊甚余則餘勇可賈旋有裴姓童子爲導始
克登徑絕險無頓足所徧山皆栽二三尺小松賴以攀掖而
上山高倍於小尖山三面皆海大洋隱隱在望於時紅日西
下天風偃人覺蓬萊方壺去人不遠而移情無待成連矣久
之仍過小尖山僧爲設伊蒲而返嗟乎嶺山非山而名山者

功足以捍海人樂尊之也大山雖高然名遠出小山下則境稍遠於人又無臺觀崇麗巖壑奇詭荒間寂寞投於海濱甘棄置而自全其天者也然則山之見稱於人亦有幸不幸哉余兩年以來北陟岱宗東觀於海登臨之址可謂至幸且入春多風雨獨是日得晴則天之私於予與予之可以幸得於天者蓋有在矣同遊者舍弟球玉其一則錢唐汪子云

山陰尋墓圖記

山陰尋墓圖楊子六士承先人之志爲之也楊子之父曰曰生君代居澗之山陰三世皆葬平水昌源之玉笥山君生十二年而孤葬其親後貧不能家食從師北遊京師轉客齊魯三十餘年始克歸則守墓之僕已死童時所歷徑不復憶章

皇山澤者久之尋見三家巋然樹木十餘株皆大可數抱恍
惚有感捫斷碑讀之爵氏隱約可識乃哭廬三月樹碣補籬
復墓田之他入者更置一奴守冢以時祭掃今松柏垂蔭數
畝過者無不知爲楊氏墓焉吾聞之墓祭非古也又曰古不
修墓然曾子已有椎牛祭墓之言自漢以來其禮滋重南史
劉彪坐席墓不修削得後世言禮之儒磳磳師古獨於二者
不以爲非夫亦禮因義起人子之情不容已乎世始俗浮遺
墟敗墓子孫雖有力而泚其顛莫以爲怪或又藉禮經緣飾
其亦古之罪人矣余嘗怪賢如歐陽文忠而瀧岡表阡之後
未聞一至其地若君以孤生久客一旦表三世之墓於荒煙
宿草之中非性情過人何以及此初君在濟南欲作山陰尋

墓圖未就楊子奉遺像俾吾縣畢涵補之而屬記於余是楊子亦能以父之心爲心而世其孝者也烏可不書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三月武進趙懷玉記

遊西山記

乾隆甲辰春寓京師城東之白衣精舍同年生言起霞朱屏之居元極觀相距尺咫晨夕過從因及西山之勝邀洪稚存與遊稚存固夙有此志者也四月朔出西直門未數里風大作埃溢蔽天不能開目余感寒歐泄頽臥車中人有勸余歸者然意益堅驅車行四十里至花梨坎少憩覩林際隱隱有金碧浮現又十里許抵戒壇寺僧數輩出迎余因甚不能飯漢被臥聞枕邊松聲設設心魂爲之一清侵曉卽起徧遊寺

中諸勝戒壇在西山最深處寺肇唐武德中舊名慧聚明正
統間如幻律師說戒於此乃易名萬壽司禮監高玉重修尙
像以祀至今尙存西向一坊曰選佛場壇在殿中以白石爲
之凡三級周遭皆列戒神出壇而南有遼石幢二下卽幻師
衣鉢塔在焉殿墀多古松樹最異者俗所稱活動松支以赤
闌稍搖撼之則作呬啞聲通體俱振餘皆離奇夭矯數百年
物往年登岱松非不多然求其一株似此者絕少遠在報國
宏恩之上矣離寺三里許爲太古化陽洞乘炬入如管井殊
形詭狀皆石乳瀝成西罅一穴冥冥然不可測相傳與渾河
通昔有人投一犬穴中驗之果從渾河出洞一名龐涓又有
洞名孫臏者在此洞西則不及到因山名馬鞍遂指山下枯

澗爲馬陵川附會之譌也歸而宿病如失作詩贈度博上人
次日黎明肩輿過羅喉嶺嶺頗高山半李花正開望之若月
約二十里至潭柘潭柘於諸寺最古晉曰嘉福唐曰龍泉燕
諺所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是也以柘得名今已無有殿宇
宏麗倍於戒壇蓋

蹕路經臨常爲

御宿之所繞寺皆泉琤琤之聲不絕山僧發石引之飲食沐
浴取給於此聞寺趾本青龍潭有柘樹祖師開山潭龍避去
因而爲寺基不甚高以一培塿當羣山心九峯展而拱列登
閣攬之歷歷在目右有流杯亭近日所構石鑿一池中爲曲
水以杯置之則旋轉不已殿後爲金釋重玉從顯宗幸龍泉

寺詩碣相與摩挲久之山僧曰龍所徙潭在山後不遠可遊也因挾策往潭周遭僅數尺澄泓可鑑其側有亭環植櫻桃桃李諸卉木微風乍起落花片片著人衣袂忘其在輦紅塵土中也夕陽在山徘徊不忍去晚歸仍宿戒壇早起擬遊大覺寺以車行不便且同人有欲先返者遂別寺僧取他道歸行二十里聞波聲震撼則渾河當前河不甚廣而勢極湍急有板橋架於上往來者賴之以濟按萬歷戊子駕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板橋諸臣翼而趨正此地也過此則石景山巔余買勇而登徑甚險仄巖壁鑿洞纍纍如蜂房其上有石闕雙峙最高曰金闕寺有舍利塔可望渾河寺爲正德間朱宣營建窮極壯麗今荒廢殆盡銅容剝蝕露坐荆棘中無一

椽之庇矣西巖有殘石經數版嵌厓間其可辨識者佛本行
集經卷第三十一幽州盧龍兩節度使劉相公敬造元和十
四年四月八日建數十字餘多漫漶按憲宗五年七月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濟卒其子總自稱畱後總旣毒父殺兄數見
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晚年益慘悴上疏
願奉朝請拜天平節度使時總已自髡祝衣浮屠服行及定
州卒然則亂臣賊子果可邀佛力以獲令終耶山名石景一
名石經因有此經亦名石經經版不知何年嵌壁秀水朱氏
所著曰下舊聞素稱賅博竟不一載何也會天欲雨迺下山
中途雨如注入阜城門已薄暮稚存不及歸同宿精舍是役
也遊龍潭則有稚存而無屏之遊石景則有屏之而無稚存

無往不借者起霞耳今忽忽七月穉存入關中屏之以父憂
去起霞亦薄遊秦晉比始入都余則半歲以來傷於哀樂不
能復理遊事是遊雖遠猶間往來於胸次念無所以永之則
過林之風將不可復索矣用就記憶錄眎起霞且誌友朋聚
散之迹是年十月二十日記

帶草軒記

帶草軒者韋子云吉治經之所取三齊記康成故事而名之
也韋子母江夫人夢神授嬰兒已而生韋子八歲能屬文十
七讀三禮慨然思有發明作周官解義儀禮章句諸老亟稱
賞之嘗詣無錫秦文恭公同謁公者十餘輩公獨執韋子手
絮語析疑義繪宮室圖授之且舉所纂五禮通考以贈曰吾

友蔡德晉精三禮以丙寅卒子生丙寅殆其後身即當是時
秦公經術重海內未嘗輕許可海內經師宿儒望之如嵩華
顧厚期韋子由是韋子之名噪都下乾隆乙酉余試成均遇
於橫舍韋子方弱冠貌清羸文必苦吟而後成余試後即歸
不復相見歲甲辰韋子侍父約軒先生居京師僦寓宣武門
外之斜街去余居不數舍近韋子已美髭髯容儀溫偉知其
得於養者遂也爰各出所著相質歡然過從無晨夕間一日
謂懷玉曰昔康成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如蠶而堅韌異常
土人名曰書帶余於康成無能爲役然心嚮之故以名其室
子盍一言以爲華余惟康成囊括衆典爲東京學者之冠晚
以不得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爲恨今韋子生千餘年後獨

有志經曲使盡如韋子鄭學又何患不傳且夫草之爲物不資灌溉而蓬勃之致難遏意者韋子進學之速倘有取於是乎雖然草性弱風則靡霜則萎一歲之中往往腐歲變其質而茲獨以堅韌異是則吾人勤學又不可無難拔之操以輔其學俾斷於久耳韋子處貴介爲名孝廉而溫溫以自克四庫書成當事者欲處以絲綸之地韋子以家貧不敢累其親遂注縣令韋子誠以經術飾吏治則今日之帶草不將爲他日之黍稷乎

珍藝宦記

六藝聖人之迹而實聖人之心之所寄也兩漢專門名家表章之功甚偉然各守其師守鑿附會其弊至於陽飾經術陰

悖是非有宋起而矯之一洗章句之習惟以性命爲宗然不
本所承決以胸臆踵之者制行雖醇清言寡效置典章制度
於不聞叩名物象數而弗知馴至於今不譏宋人爲疎謬卽
詆漢人爲支離於聖人設經垂範之中隱然樹敵泥其迹者
固非騫其心者庸爲得乎莊子葆琛少負異稟先秦以來載
籍靡不閱覽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期裨助於六經後已旣思
世儒右漢黜宋退讀濂洛關閩之書乃喟然曰世儒不善學
宋致來非議蓋外六藝而別求所謂道德者耳乃取張平子
思元賦名其室爲珍藪宦平子之言曰御六藝之珍藪兮遊
道德之平林夫所御者六藝而所遊者道德是王良登車而
調轡乎康莊崇期也彼局促轅下與夫馳思八極者吾知其

喪然矣矣夫世之所爲可珍者特金玉珠璣狗馬玩好之物以充物於庭已耳其賢者則構園亭闢池壑致奇樹怪石戒子孫毋毀又賢者則求法書名畫什襲祕笈以矜藏弄之富卒之玩物喪志與身俱泯且迨其身而喪厥有者比比也莊子可爲知所珍矣莊子之珍天不能蓄土不能蝕智者強者不能覬覦所謂融其迹而待之心者駕言出遊無自厓之返無絕塵之奔騎車秣馬攸往咸利爲漢爲宋又何町畦之未化哉或曰爾雅釋宮東北隅爲宦宦養也李巡曰東北者陽始起養育萬物莊子家世軒冕少成進士喜羸發出如陽之始起通經足用雖鐘鼎可致願自求口實若祇便一身之養者何居不知莊子性淡仕進方潔餐爲將母計宦之云者殆

兼寓南陔白華之義云爾或曰舊注思元賦六藝引周禮大司徒之文摯虞謂衡自注莊子豈斷章而取乎夫自漢初卽以六藝當六經李善譏舊注疎略辨非出自衡手今觀其文與結典籍毆儒墨連類而及則從六經之說無疑莊子讀書精審非苟取焉已也

葛嶺蒿廬圖記

古不墓祭并無廬墓之禮惟宗子適在他國庶子得向墓爲壇以祭又奔喪者不及殯則之墓哭蓋爲廬依神所重在主門人不得奉廬祀始廬於冢孔子封防旣反而弟子後至是其証也雖然不墓祭可舍墓不展可乎不廬墓可客葬而無人焉守墓可乎自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厥後梁鴻

葬矣張霸不歸蜀高人達士往往隨地以藏形骸然鴻之子歸扶風霸子遂家梁縣孔僖卒官臨晉令卽葬蒲坂令許君勸僖子反魯對曰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以是言之鴻子殆不若霸子之合於情矣吾友左仲甫從贈君遺令營窀穸錢唐之葛嶺俾兄子主祀於家而別置屋數楹於塋側爲他日遷浙守墓計顧頻年奔走不能家食傷卽墓遠隔復爲圖見志搆以自隨嗚呼孝矣昔歐陽公瀧岡一表讀其文者皆慨慕其事乃考公生平丁太夫人憂服除卽歿雁中外晚始致仕家於潁州居潁一年而卒又四年諸子奉公喪葬新鄭縣旌賢鄉是生未嘗省松楸老未嘗還桑梓物又未嘗歸骨先壟說者頗以是病公今仲甫成進士以縣

令起家其爲瀧岡之顯揚未可定獨此一節他日之克行其志宜有過於永叔者夫墓而不展與客葬而無人焉守歲月寢久木必爲人伐田必爲人侵甚至水齧其棺獸憑其穴而後已爲人子者視此圖能無怵然動於中哉故葬葛嶺達也俾兄子奉祀於家禮也遷浙守墓仁也三善者有一於此皆足稱述而仲甫之一家具焉烏可以不書

穀水舊廬圖記

六朝以來尙氏族人多舉其郡望誠以先世所居之地舉之見發祥之自始非特矜衙門第已也歐陽公晚居潁上當時議其無回首做廬之意蘇氏遷蜀已久而子由獨以樂城名集識者韙之然則不忘其祖固仁人孝子之用心哉錢唐陳

君秉術好古敦行士也其先本邵姓家蘭溪地臨穀水因屬
奚鐵生岡作穀水舊廬圖見志夫人情樂新忘故久矣小民
貿遷於外輕去其鄉固無足論士大夫一旦通籍汲汲榮利
抗塵走俗樂此不疲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嘗歸里於少小
釣遊之所且漠然曾弗措意況其遠焉者乎君之先自婺遷
杭今垂二百載而君顧時時在念繪畫之詠歌之今年偕計
來京卽復攜圖自隨晨夕展對則謂君日遊於穀水可也且
因穀水而遡邵氏卽謂君復數世之姓亦可也曷是圖者有
不歎君之用心爲合於古仁人孝子而非世俗士大夫所可
企及哉君有石蘿菴五圖皆述其先德此特其一云

梁家園惜字會館記

吾鄉惜字之會康熙間先恭教公倡之京師無有也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同里翟君雲魁惲君燮及族父澧等始於梁家園捐金構屋凡文昌之殿焚字之爐以至若門若廡規制略備越十六年戈君昶楊君德峻等復捐金買館後之屋十餘椽欲鼎新之以土木費繁而止又四年壬子徐君巖曹君浚明等徧爲勸募得白金千餘兩鳩工庀材次第修舉於是輪奐旣美憩息有所矣初會中所焚殘字大都傭人向各家收取每月朔則會同人權其字之重輕以給值而於道塗之遺棄者往往不免蹂躪甲寅春曹君宮入都欲仿里中拾遺之會余與蔣君純毅輩實贊成之乃廣延同志量力輸助有總捐有月捐而其事始集因附於前會以行焉然前會雖建室

宇尚無恒產後會有恒產而數亦未充今將集議再捐爲永久之計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記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夫爲善之道豈有窮期亦雖勉其力之所可逮其所不能逮者則俟諸人而已吾願後之君子皆以先恭毅之心爲心而無忘創始之難也

緜州李舍人登岱圖記

岱出震配乾萬物終始於五嶽爲最尊然地居齊魯當南北之衝士大夫往來數數過之苟爲信宿畱卽攬其勝較他嶽實最易登乃詩篇之吟咏圖繪之流傳曾不多觀何也豈非溺於世故無意登眺或登眺而未暇紀述事過境遷致勝遊之湮沒哉抑其人不足傳雖有詩篇圖繪而見者不知愛惜

遂終歸湮沒也中書舍人絳州李君和叔負不世才又好遊
歷蜀故多佳山水其近鄉峨眉巖諸勝已嘗徧涉年甫三十八
翰林翰林一官清華多暇遂以甲辰歲東登於岱洎改官中
書因需次尙遠於甲寅歲重爲岱遊其兩至也相距十載皆
有賢守令爲之主初登三宿始去再登則爲人牽率遊未能
暢君惜初遊之未有所紀屬濟南同知黃易圖之自中朝達
官迄外藩使臣題詠殆徧茲遊於是乎不朽矣按鄭氏通志
菽文略有五嶽諸山圖一卷五岳圖一卷嶽瀆福地圖一卷
此皆自圖山形與登者無涉且不知出自誰手馬賁與嘗譏
其鄙誕不經豈若以空靈之筆寫曠逸之蹤一展閱問足使
人神往也嘗見世之宦遊四方者多矣叩其所經名勝多茫

然不曉或有耳食而往亦忽焉不概於心是遊必待其人人
必有是福而後副其願否則樵夫牧子曰踐其地與未嘗遊
者等耳余與君有同好壬寅春道出泰安特畱一日得攬岱
岳之勝歸屬石門方薰圖之而以未能丐人題咏爲恨今與
君滯蹟都門君年五十余且五十有二及今不遊日就衰憊
悔安可追將以明春乞養歸里聞君以故鄉道遠亦有卜居
江南之意使天假濟勝之具他日獲遂結鄰則曳杖相隨償
向禽風昔之願未可定也君其珍重俟此期乎

洽隱園三友圖記

乾隆乙酉九月與韓君是升定交於京師嗣訪君於吳門因
得遊小林屋頗極疏鑿之勝蓋卽君曾祖貞文先生所居洽

隱園之半而加葺之者出圖索題爲賦七言古詩一章越嘉慶庚申懷玉與君同居都下復以洽隱園三友圖屬爲之記三友者貞文先生與鄒先生敷教金先生俊明也鄒年最長諳於掌故爲復社領袖與楊維斗齊名金工詩善書畫尤邃於易嘗筮盤之上九遂棄諸生不應舉先生世家子八歲能作學窠大字五人墓碑卽其所書父卒於官賻贈無所受入南雍有聲阮大鉞招以金帛不就及與黨人獄幾罹於禍三人者生同里閉志行亦略相等鼎革後互礪名節朝夕與俱而在洽隱園蹤跡尤密當是時身都顯仕夙負重望相率而慶彈冠者比比獨三人黃冠野服栖遲泉石間雖滄海橫流而園之中若別有天地至今披展圖書猶動人仰止之歎而

況親接其言論風采者哉彼汲汲富貴視易代如傳舍而曾
不動心亦多爲園林第宅計耳卒之轉眼邱墟或屬他姓僅
而獲存言者齒冷孰得孰失亦可悟矣雖然鄭所居秋水軒
金所居春草閒房今聞頽敗略盡其後嗣亦陵替不可問惟
先生之後昌熾未艾且以表彰先世爲務非特舊廬無恙而
遊憩之地與所過從之人皆思一一永之以垂奕禩是傳不
傳又有幸不幸蓋可傳者在已而所以能傳者則在賢子孫
也圖爲君伯兄鍵屬吳興沈宗騫作今藏君所圖中科頭而
上座者爲鄭青袍者爲金其一則先生也先生諱馨字幼明
貞文其私諡云

再遊西山記

乾隆甲辰四月嘗與同年生洪亮吉言朝標朱文翰爲西山之遊是年冬歸里王子入都欲重遊而未果今年秋伍堯侍講倡之且云有孫孝廉可爲東道主於是去者頗衆月之三日予五更起入正陽門出阜城門遲同人於慈悲院院爲潭柘分寺潭柘僧盈科在焉旣登車行四十里至渾河有板橋長數丈狹僅容人步行及半風忽大作波濤震撼橋岌岌欲動殊有戒心又十里許飯奉福寺車不能進易籃輿度羅喉嶺約三十里抵岫雲寺卽潭柘寺也寺有銀杏極高枝葉扶疎每

駕幸寺中輒有長一幹人咸以爲瑞時薄暮夕陽照之其色可愛徘徊庭中久而就舍風泉之韻終夜不絕蓋十七年不

聞此聲矣次日登山先過少師菴中塑姚廣孝像內裝蟒玉
外披壞色衣絕無所謂病虎形目三角者再上爲龍潭危亭
俯焉亭下亂石縱橫泉流其間潺潺可聽各擇石據坐良久
始下遂徧遊寺中諸勝柘樹已不可得唯廡下一枯株以座
承之云是舊遺物入觀音殿觀篋中蛇蛇長四尺許蟠伏不
動汪庶子爲誦大悲咒昂首若有所會居人呼爲龍子又有
禮佛輒相傳爲元世祖女妙嚴公主遺蹟考史世祖四女皆
下嫁無妙嚴名亦無禮佛事豈以其方外而略之耶是晚仍
宿潭柘中夜大風迨曉甫息作詩別方丈月朗復由羅喉嶺
至戒壇慧聚寺甲辰夏來卽襆被於此戒壇以松勝九龍與
活動二松尤奇予嘗作歌紀之並有贈度博上人詩今度博

已化去壁間詩亦久失同人尋太古化陽洞余與老友韓君
皆熟遊且爲明日惜足力畱未往歷選佛場登千佛閣望渾
河如一綫其右丹黃滿山爲霜葉最勝處尋遼金碑得之荒
園荆棘中遼碑已剝蝕惟殿前太康二年兩石幢尙無恙僧
蓄二鹿一老者頗解人意與之食以角叩地作稽首狀甚矣
食之能役物也旣而同人自化陽洞還余與韓君先至西峯
寺寺極荒寒十年前有村姬假左道占之香火頗盛事敗遂
廢是晚宿奉福寺次日登車至龍泉菴小憩因訪皇姑寺寺
創明英宗時英宗出關有呂氏尼諫復辟念之故爲建此尼
陝人或云山東人未知孰是還至龍泉舍車而徒徧遊三山
大悲香界諸刹時天氣晴暖春花爭放忘其爲深秋香界爲

古平坡寺尤宏整上卽寶珠洞洞石有黑白色珠以此得名
平坡山亦名翠微高出衆嶺望盧溝車馬歷歷可見崖間有
碑額曰大金中都內管故左街僧錄聰慧圓明大師靈塔記
二十字書頗工而全碑已失是晚宿龍泉菴初見新月坐亭
上聽泉有出世想次日早起登盧師山遊證果寺寺前峭壁
特起後爲祕魔崖崖石嵌空約二丈許中有盧師及二童子
像二童子卽師所馴伏二龍有青龍潭禱雨頗應唐書韋挺
傳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
師臺北平古今記以爲盧師山卽盧師臺之誤然垂拱中宋
琪疏已有盧師神祠之稱則其所由來漸矣旣還車已候於
途過八里莊遊慈壽寺觀九蓮菩薩畫像卽明孝定李太后

也乾隆己卯宦邸曾爲潢治今已脫落同人許爲重裝庭中
娑羅樹子可療心疾向僧索得三枚以歸左爲摩訶菴有明
太監趙政朝服像及張堯段忠墓白皮松數株離立荒煙中
墓前所植也蓋前朝瑞豎上者擅威福次亦侈土木乞靈於
鬼神士大夫爭爲文字頌其功德故西山寺廟碑碣大半爲
中官所遺遂由西便門歸日已下春矣是遊凡五日得詩二
十七首同遊者韓中憲是升鮑郎中之鍾吳侍讀錫麒伍堯
侍講法式善汪庶子學金謝主事振定孝廉孫仲清明經郭
堃上舍蔣棠願鶴慶姚椿畫師胡九思及余共十三人孫任
芻秣之費導遊諸山者則僧盈科也余自壬子入都忽忽九
載嚮所同遊者始皆服官於

朝比歲以來或以出守去或以移疾去或以言事得罪去余則進退交窳輒軻困頓事事後人自顧疎慵亦安爲人後猶山水之好發於夢想乃造物者一再償之而風日之佳友朋之樂且極一時之盛豈詘於彼者將令信於此耶顧予嘗有至願思早謝塵網放浪巖壑度所可至者爲十年之遊而後已而筋力就衰濟勝之具漸不如昔前此者旣荏苒以過後此者則茫然有待斯又欲之而未敢必於造物者矣旣成紀遊詩濡筆書此其詳於前記及吳侍讀記中者皆略焉嘉慶五年九月

板橋夜月圖記

乾隆乙卯秋同年陸君孟莊送令子甫元試省門嘗乘月夜

過板橋訪其友黃子成黃故善畫作板橋夜月圖以贈是歲
甫元卽登賢書後四年己未秋汪子梅鼎復作第二圖穠華
簡淡各極其妙遂合裝爲一卷頃過吳趨甫元出以見眎且
屬一言記之子惟秦淮爲六朝金粉之餘勝國末造板橋之
名尤籍籍人耳今雖不及於古而綺榭畫船笙歌鼎沸水木
清氣幾爲所掩惟當酒闌客散深夜月出始令人渺然有出
塵之思此予向所自得而今於圖中猶彷彿遇之者也甫元
少業庭誥工文章又精鑒別家藏法書名畫甚夥今已迴翔
薇省其致身通顯或未艾顧獨惓惓於是圖者非以昔年
辛苦之地入其親屬望之時時一披展見家學相承而發
名成業之不易卽卷中諸作體格略備然多流連光景之辭

未嘗一及此意子自遭憂患久廢吟詠辱甫元誣諉特申其說如此且質之孟莊焉

遊京口城南諸山記

出潤州城西南五里竹木陰翳徑漸欹仄始登峴山山建地藏寺一名九華殿宇頗幽有樓數楹彼中人士借爲讀書所小憩至蓮花洞四山環合石罅多生秋海棠色鮮媚可愛洞頗敞昔有僧於中得龍骨數斛號白龍洞洞前一石狀若蓮萼故又得此名遂入師子窟窟凡三洞大者深廣尋丈天光下照石色蒼潤欲滴與同遊錢立羣題名其上僧摘山中所產菌以餉菌黃白二種白者尤佳屋後有亭可以望遠過此則爲招隱宋處士戴仲若隱處虎跑泉在西北隅俗稱龍池

寺創於晉有元至正間碑記俞希魯撰周伯琦書其他名蹟不少旋詣夾山之竹林唐澧州善會禪師嘗於此說法自出城所經山多幽邃至是始豁然開朗南望大江風帆沙鳥歷歷在目與住持恒贊登臥佛閣閣前樸樹根不著土又石楠可六七圍楓可十餘丈閏九十月間霜下葉赤燦爛如火又木樨甚盛恒贊約入秋重來爲習靜計詠唐人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戀戀不能去還訪鶴林坐密嚴堂啜茗觀小器林吳僑范文忠榜書及諸名人石刻相傳寺中伽藍卽米海嶽海嶽墓距寺僅數里日暮不及往徘徊寄奴井側久之宋武帝微時常遊於寺井其所鑿也潤爲南北衝要又擅江山之勝然過客登眺不出北固浮玉好奇者迺一探焦先遺蹟

若城南諸山至者殆寡余憂患餘生何心復事遊覽願塵勞
牽率意恆苦之他日倘遂卜居則去先人壙墓猶近且地僻
可謝人事之擾雖終其身足矣然而未敢必也立羣名詠無
錫人

小山晚景圖記

小山晚景圖者無錫華冠爲族祖雲崧先生寫真錢君維喬
補作樹石而名則先生所自署也瘦峯一卷古桂數本竹長
青而鳳宿卉仁紅於鴈來趺坐其間擁書自得所謂物以人
重情隨境傳者乎夫自有書契代多作述大都附驥何止汗
牛陳陳相因觀者欲倦先生則性靈獨闢光景長新學猶勤
於耄年傳可必之後世一也嘔心雖工未舉進士哦松不俗

僕試小官功略奚補於數奇文章每憎夫命達載籍往冊同
此浩歎先生則韓雲五色邨林一枝早登清華遍歷中外吏
治旣由經術而顯官職不以聲名而折二也子雲之產不過
十金相如之家徒立四壁武陵貴後乃復爲鬼所笑義陽寒
甚竟至抱犬而眠縱曰非病嘻其甚矣先生則以廉成宦用
儉治生金穰水毀芴通計然之書良田廣宅可傲公理之論
三也蒲柳之姿常望秋而先隕枌榆之樂或至老而未諧壽
考難於康彊富貴靳其閒適苟非完福終有遺憾先生則未
艾歸田及今卅載得天孔厚行地如仙扶辭元亮之榮啖健
廉頗之飯四也海內耆舊近若晨星求如先生殆罕匹亞是
以歲月彌永子孫逢吉讀楚客之辨宜知秋氣之悲驅古原

之車祇覺夕陽之好以云晚景無踰此矣某炳燭希明暮塗
恨遠少壯忽焉已過仕學兩非所優買山難資招隱寡侶莫
致攝生之藥尤拙叩門之詞展圖再三惟有歆羨濡筆爲記
聊申仰止譬猶征夫告勞嚮茂林而思憩餓者乏食指太倉
以充飢云爾

夢回圖記

仁和丁子農友客上海李兵備所忽感心痛疾幾死自是疾
間作作輒困素持大悲陀羅尼咒因時誦之一日家居痛轉
劇夜分未寐恍惚至一處見王者衣冠据案危坐案有籍籍
有善惡字吏卒夾侍如世所繪閻羅像者久之吏復挾冊而
前自念平生無甚罪過或夙世孽則不可知遂默誦大悲咒

俄有異光照堂宇間王者出坐眾譁曰大士至矣促令歸乃
遽然醒時嘉慶二年七月也後誦咒益虔病亦良已旣屬宜
與儲向之寫咒刻石復屬華亭改伯蘊作夢回圖而乞予誌
其緣起聞之列子曰神遇爲夢又曰夢有八徵七曰生八曰
死有六候五曰喜六曰懼如丁子之夢殆死而後生懼而後
喜者邪潛夫論之言夢曰人之情性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
以此凶如丁子之夢殆根之情性轉凶而爲吉者邪丁子制
行淳篤卽非持咒於理亦當得佑加以精意所格宜乎感應
之效捷於影響竊怪世之日趨黑甜之鄉溺聲色之樂而不
知有鐘鳴漏盡時也又怪世之驚榮利關智力倒行逆施窮
晝夜不息而不知一失足而成魔一肆口而如噤也丁子之

夢與回胥其自召耳彼閻羅何薄於人而大士何厚於人哉
雙樹菴雅集圖記

出揚州城西里許地幽逕曲竹木叢茂有招提在焉曰隆慶
寺寺近虹橋橋爲遊人所必經終日車馬雜遝而寺獨鮮有
至者嘉慶丙寅春小石上人自虎林來借榻於此小石工詩
喜從士大夫遊揚州又冠蓋輻輳聞小石至爭來訪之乃以
四月十五日設伊蒲饌延素所識者集焉於時微風扇和新
葉關綠名蹟共賞清譚互生脩然有物外之趣寺有僧頻牧
立願寫經已數年不出關矣或曰境則誠佳惟寺名尙沿窠
臼宜有以易之予曰娑羅雙樹見於涅槃經今庭中平仲二
株高可入雲實寺之鉅觀也曷不以雙樹名乎阮撫部元稱

善同年伊太守秉綬因以八分榜其室而雙樹之名於是乎
著是會十三人江南浙江福建之人咸萃焉小石旣倩丹徒
張君崑繪圖復屬予記其事昔慧遠與諸賢結社廬山後人
屢形篇翰宋李伯時嘗作蓮社圖至今嘖嘖人口然自劉程
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外大半皆緇黃之侶未有
合數千里之所邂逅者折柬招於一旦若此其盛也雖然搏
沙聚沫蹤跡何定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思愛也小石
以偶聯之迹圖之記之又從而題詠之毋乃名心未忘蹈文
人之結習耶抑與士大夫從遊日久事必求爲可傳有進於
吾徒之道者在也

豐樂溪十六景圖記

欵多佳山水又風俗醇厚四民各務其業方雅之族往往構
園烹藏書畫以自娛余自束髮後每欲一遊而未果間與欵
之人論及輒爲神逞如豐樂溪其一也溪爲吳氏居昔官京
師得交工部子華嘉慶丙寅客揚州因子華識才甫丁卯主
百港之文正講席過蟻山又識才甫之弟蘇橋蘇橋工詩善
書精篆隸之學暇日嘗屬其宗人子野繪豐溪十六景以寓
不忘故鄉之意夫川流嶽峙不敝於穹壤間者也然猶有陵
谷之變若出於人工之締造縱極靡侈其不卽歸泯沒者幾
希亦唯文字以永其傳圖書以存其境焉耳余家常州郡城
無山水園亭之勝宗族中亦鮮能繪事然飢驅僕僕爲客日
多則與蘇橋同也維桑與梓時復在念苟有人就其可圖者

圖之攜以自隨豈不甚慰且以是推之人人使各挾一圖用
紆羈旅之苦所得不更多哉

重裝劉雲山畫像記

乾隆庚戌秋色邑人葺劉雲山先生祠余既爲文述之矣嘉慶
己巳春與莊子宇達弟球玉同過祠下見所懸先生遺像汚
垢散損心怛怛動思卽重裝會赴通州未果及歸取而潢治
易裝盛之且聞同志者別繪一像用供禱祀遂奉此軸俾守
祠者什襲謹藏庶乎歷久可以常新矣像爲明僧月皎作筆
意高雅神明煥然蓋當時寫真妙手左方有金忠潔公鉉像
贊語極推重是爲天啓乙卯所題由今溯之已一百八十三
載丹青縑素幸而完好非冥冥中呵護之力惡克致此余幼

苦羸怯中年以後肝脾爲患畢生歲月半在病中欲及未死之前竭其錮疾少遂康強之樂而醫師迭試藥物雜投迄無大效豈入膏盲者深乎抑處方齊者失乎將如漢志所引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之爲宜乎此余所以神遊曠代於先生之祠與像惓惓一再而不能已也莊子亦多病并屬賦詩紀焉先生諱朝宇字濟宇雲山其號湖廣江陵人明季流寓吾邑歿葬邑之定安西鄉

繼述堂記

業精於勤而尤萃於專不勤則無循序漸進之益不專則有苟鶩好奇之病古之人擅名當世大率由此而能臻斯詣者蓋勉也吾友休寧汪君恭壽以博書聞於時其言曰恭少學

書畫垂四十年自鍾王董巨以迄有明諸家皆嘗涉獵探討而服膺所在近而可法者則必以華亭董文敏爲宗故生平翰墨之緣舍香光外不敢汎愛亦不敢虛有崇尚也可謂勤而專矣一日者得文敏所書繼述堂手迹筆力圓勁純法魯公恭壽潢治成軸懸之座右余見而心賞其事與王禹卿太守快雨堂相類遂援姚姬傳比部例文以紀之雖然太守之堂董書而刻之木者非有紙光墨色之助其神也快雨云者特就一時之境而言非若繼述之義所指廣而該也況乎繼述非履孝之稱也大而希賢希聖之樹立小而一藝一術之流傳皆有所謂志與事也苟於此得師而繼之述之卽可縣延於無旣宜第區區書畫云爾哉是恭壽與太守所好同而

所得異也同者其迹異則有超乎迹者在也恭壽自此遠矣
余文不及比部聊爲說以發其意所未盡焉

子 飛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六

一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七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跋

欽定四庫簡明書目恭跋

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

皇上俯念江浙爲人文淵藪

特命發給內帑繕寫全書三分於揚州之文匯鎮江之文宗
杭州之文瀾三閣各將一分安置四十九年三月復

詔願讀中祕書者

許陸續領出廣爲傳寫所以

嘉惠藝林作興雋造典至鉅也

恩至渥也凡在江浙之人無不涵濡

教澤鼓舞嚮風蒸蒸日上臣等生長是邦幸從鉛槧獲際斯

盛感抃難名惟是金題錦標浩若煙瀛迥委窮源莫知所自

伏思簡明書目一編稟

大聖人折衷而定篇帙不繁而蒐羅至備娜嬛宛委展卷瞭

如海內皆以爭先得睹爲快而江浙人士尤不可一日不資

攷鏡者也臣懷玉幸預分校之役嘗就全書處恭錄副墨以

歸東南士林借鈔接踵時恐不給臣德輿臣廷博竝以書籍

經進上邀

寵賚爰其悉心籌勸敬異剗剗王充曰鴻文在國聖世之驗

也揚雄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者書肆也自是淳齋之間人

懷是快成知廣內儲藏之富

宸衷裁鑒之精願就

祕閣寫書者可以按其次第津逮百家編柳裁蒲日臻流布
譬諸言甘石者首明躔次論桑鄒者先析經枝廣
右文而崇稽古庶少副學者屬筆後望云爾

皇明脩文備史書後

皇明脩文備史四十帙向從婦弟桐鄉金少權得之少權得
自汪氏古香樓桐鄉藏書家也有鈔本無槧本所鈔各種書
中間有分卷者而全書竝無卷數首頁有總目有崑山顧憲
人炎武彙輯一行目所列書計七十五種曰皇明帝系圖曰
皇明帝后紀略曰皇明寶訓曰穆皇登極儀曰神宗步禱儀

以謁陵儀附焉曰獻寶上下曰儲匱餉增疏曰兵制志曰簡
閱軍器疏曰太倉考刪曰太常紀刪曰謚紀考曰厥庫須知
上下曰九邊考曰北邊世系考曰大同板升考曰平播日錄
曰平播碑曰東三邊速把亥列傳曰炒花花大列傳曰黑石
炭列傳曰董狐狸兀魯思罕長委列傳曰長昂列傳曰宣大
鎮史二官及車達雞列傳曰益夏鎮噶拜噶承恩列傳曰朝
鮮國倭奴情形疏曰回夷列傳曰播酋楊應龍列傳曰巢賊
賴元簡藍一情諸酋列傳曰黎岐列傳曰十寨諸獍傳曰曠
盜王張住傳曰京營叛兵傳曰王之佐列傳曰空虔劉堂良
及草坪石纂祿列傳曰浙江大營叛兵馬文英及象山昌國
營叛兵何中列傳曰叛兵陸文緒傳貽子列傳曰叛兵王禮

董承恩張瑣兒張勝豪列傳曰湖盜殷應案列傳曰崇明江
陰諸鹽盜傳曰貴州安國亭及安智列傳奢效忠及土婦奢
世統奢世續列傳曰雲南鐵鎖菁羅思諸夷列傳曰緬甸列
傳曰羅榮者繼榮必六列傳曰安南莫茂洽列傳曰可齋雜
記曰水東日記曰守溪長語曰寓圃雜記曰損齋備忘錄曰
清溪暇筆曰瑯琊漫鈔曰審齋瑣綴錄曰菽園雜記曰野記
曰後鑿錄曰西征石城記曰撫安東方記曰興復哈密記曰
東征紀行錄曰雲中紀變曰庚戌始末志曰防邊紀事曰伏
戎紀事曰撻國紀事曰靖夷紀事曰綏廣紀事曰平夷賦曰
平番始末曰平蠻錄曰炎微紀聞曰安南奏議曰西南紀事
曰議處安南事宜曰史乘考誤自帝統以至外夷大而兵刑

禮樂小而筦庫出納人物之臧否議論之短長行事之法戒
形勢之要害莫不備載又恐鄉曲附會有乖傳信故以考誤
終之所以備全史之采擇者眩而且覈然有援引無斷制鈔
謄雖勤次第未允又有海防江防諸論及疆臣部臣各邊防
疏另爲一帙不入總目無所附麗且藏書者僅較書之厚薄
率爾付裝遂致片段不分有牽連割裂之病而字畫之外譌
亦復不少蓋亭林述而不作有志於明史而未暇成書者愚
以爲邊防論疏宜厠四裔紀載之後後列可齋雜記以下十
一種書而以史乘考誤終之庶視原本稍有倫次耳全紹衣
精於考核流覽極博所爲亭林神道表詳載著述獨無此書
此書卷帙頗繁而自來序錄家亦多未之及由是觀之亭林

生平撰述恐尙不止此也

咸淳毘陵志跋

毘陵宋志惟教授三山鄒補之所撰十二卷見宋藝文志及陳氏書錄解題此本係咸淳四年戊辰史能之修延祐四年丁巳重刻在鄒志之後藏書家無著於錄者近時查氏夏重補注蘇詩厲氏太鴻撰宋詩紀事始采用之起地理迄紀遺凡十九門計三十卷體例賅備可稱良志明洪武初有謝應芳增修本成化中有孫偉德重修本雖未見其書類皆原本於此然卷首列圖有七中有東至蘇州府西至應天府云云則已非史志之舊必史圖已佚後人傳鈔者据謝孫兩志之圖以補之耳世之藏書家間有是書殘闕殆半乾隆癸卯冬

予將北行少權遠過常州話別持此以贈原闕第十一卷至
二十卷丙午夏館於桐鄉少權聞長洲吳君翌鳳藏本與此
本互有關失遂復爲余轉借屬陳秀才汝琇補鈔竟得九卷
僅闕十一卷第一番及二十卷詞翰餘則居然完好可喜也
吾郡郡志自康熙間陳舍人玉璠修後迄今百年未有踵其
事者顧舍人之書謬繆不免頗爲鄉人所訾以明唐少卿鶴
徵志爲難得古書旣難良志尤尠矧事關桑梓又權輿之所
託乎因亟加裝竝識其略

康氏武功志書後

有明一代州邑志之擅名者陝西最盛今韓五泉朝邑康對
山武功二志已錄入四庫簡明書目而康志尤膾炙人口嘉

而書豈志例耶帝王發祥之地前志間亦載之然帝王自有本紀非郡縣之所得而專是亦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之意故近志往往不載今人物志首載后稷次載唐高祖太宗按高祖本紀云隴西成紀人卽高祖子孫凡見於唐碑者皆無改其地望按漢書地理志隴與成紀在天水郡鞏與武功在左馮翊相去甚遠卽云高祖常爲岐州刺史治於武功太宗實生於此然仕宦所及及生長所在不能牽合而爲一也列女首列姜嫄太姜直接實沿妻蘇蕙又直接有明之丁氏喬氏王氏三人遙遙數千年中僅此六人豈漏恐不少矣大抵明人多不知而作有意新奇破壞古法而一時耳食者遂羣然附和至於今弗悟王貽上以爲文簡事覈訓

詞爾雅宋牧仲題句云簡潔居然竝馬班然乎否乎

書文苑英華後

文苑英華一千卷計百有二冊明隆慶元年福建巡按御史胡維新檄福州知府胡帛泉州知府萬慶所刻送歲以白金二百四十銖得之今書肆之價已大增矣嘗論是書有三善唐人文字足本頗少可以補遺一也與本集互有異同可資鑿勘二也去古未遠體例賅備可供取法三也今士大夫好攻古文辭者篋中丹黃歷錄謹守茅氏八家一編甚且約之爲選本陋矣惜是書卷帙浩繁譌舛不免安得暇日一一校之乾隆己酉七月旣望記此

回溪史韻跋

回溪錢諷字正初嘉禾人撰史韻四十九卷世罕全本秀水
朱錫鬯檢討曾見宋時鈔本於京師僅七冊嫌其殘闕未錄
後大悔從琴川毛氏長洲何氏鈔其所藏亦僅十七卷稱其
不割裂原文爲著書良法丁亥冬過桐鄉友人方蘭士持此
書來檢之竟得十九卷爲之狂喜傾囊購之雖吉光片羽較
之宋氏所藏已多二卷若朱氏本與此互有同異則合之又
不止十九卷矣物各聚於所好安知他日不能成全美耶

重刻鑑誠錄書後

後蜀何光遠纂鑑誠錄十卷宋槧外無別葉本是本初爲項
氏天籟閣藏書朱錫鬯先生得之一時名人多有題識後歸
桐鄉汪氏今在長洲程亦平家昨過澗中語鮑君以文鮑君

忻然欲乘入叢書以公同好且屬校練句義因從未平借得
取鮑君所裝鈔本對讐盡兩日畢事於新城王氏所校外復
得譌認百餘處雖風林墜葉未能盡掃所得已十之六七矣
書凡六十六條多詼嘲神怪之說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纂
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爲世鑒者吳氏十國春秋因之似皆
據名臆說今入四庫全書小說家類已指其陋矣康熙間編
輯全唐詩多所采擇而缺損處或以意爲之今鮑君於一點
畫間悉依其舊可以證全唐詩穿鑿之失且朱氏補注五代
史未行踵其志者所在而有獲此當不啻飫禁嚙而吞益智
之糧也光遠東海人好學嗜古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是
書外有熙彞公眞龜記廣政雜錄鮑君蒐羅最廣能彙而行

世否

按鑑誠錄在簡明書目小說家類中引書錄解題云云今檢書錄解題不載此書當是鑑誠別錄之誤別錄三卷宋歐陽邦基撰也

續刻斜川集跋

乾隆丁未曾刻蘇氏斜川集厘釐六卷嘉慶戊辰同年伍堯
梧門庶子充唐文館總纂復從永樂大典得詩文如干首定
爲補遺二卷旋又零星掇拾得續鈔數紙而以宋人詩有涉
於斜川者附錄焉庚午唐陶山刺史入都因屬攜歸授梓陶
山知余之貧也自任剗剔之事而板則仍依舊式刻成歸余
以爲全璧原本魯魚不少其顯然譌誤者輒更正之介於兩

可者闕疑加案若送范元禮序之爲之乏少代人賀啓弟三首之已諧禮上則索其解而不得未敢以意遽改然曩所缺略固已得補於二十年後而梧門蒐奇之富陶山爲義之勇厥功皆不可泯也嘉慶十六年二月武進趙懷玉書尾

書三因極一證方論後

右三因極一證方論宋括蒼陳言無擇誤分病爲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也其說出張仲景金匱要略所述方論往往皆古書條理明晰嚴用和濟生方卽由此出藍刻本久湮藏者頗夥長洲陳少溫精俞柎之術偶見鈔本以重價購之且將傾其貲以謀付梓少溫之言曰是書之妙在腳氣六極諸論醫者不究致抱疾者多天枉誠得廣爲汴布使家有一編不

愈於獨祕其傳耶少溫貧士其存心利物如此過人遠矣書凡八卷然陳氏書錄解題僅有六卷四庫全書目錄乃載十八卷卷數各殊豈爲人離合其目抑本有缺漏也少溫欲以行世於同異之間其審攷之

心史跋

心史或以爲僞書紀事與宋史亦多不合文山壘山其尤著也其載文公云忽必烈意欲釋公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又欲縱之歸鄉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生耶但求死而已咸勸殺之母致日後生事始令殺公忽必烈者元世祖也於謝公則云江東提刑謝枋得降賊後挾鄧傳諸洞民兵反正殺賊甚衆示榜主張大宋氣

數甚力人多疑其語而余謂是則心史之可信也曩讀信國傳至黃冠故鄉之對竊不能無疑且大元革命萬象惟新尤非公宜出諸口蓋元人忌公之名形宋之弱故文其辭如此至壘山之降人莫善於蓋愆且知者所爲固不可測安知非別有深意心史爲謝公表微苟無其事而反誣之必不然矣文山獄中詩曰亡國大夫誰爲傳祇饒野史與人看元徐世隆挽文山詩曰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雖爲文山發實不僅爲文山發也斯民直道之遺久久而其真自出縱可欺一時之耳目可以淆天下萬世之是非哉

道園學古錄跋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分在朝應制歸田方外四藥元奎章閣

學士虞集伯生撰幹克莊求其文於山中集之門弟子以此付之梓於建寧景泰中崑山令鄭達得建本於太倉興福寺與同人募刻之是編達本也史稱順帝之放靜江詔書有曰明宗在北時自以爲非其子蓋集筆也及文宣二帝崩召諸老臣赴上都集議所立集與馬祖常使人諷集曰御史有言矣乃謝病歸元統二年召還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曰此吾家事豈由彼書生耶時集疾作竟不至及閏庚申外史尙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於大廟併問當時草詔者何人遂欲殺虞集馬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紀載實不獲已脫脫在旁因曰彼皆負天

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卽一端而
矛盾如此可以傳信乎哉總之史臣瞻顧多則有曲筆後之
筆削者又或聞見不周狂於成說遂至正史不如野史之可
徵非涉之博擇之精鮮不爲所惑矣

剡源集跋

戴帥初剡源集三十卷一刻於洪武初宋景濂爲司業時再
編於嘉靖中周儀羽可重刻於萬歷間後裔戴洵今世所行
者皆此本而頗不易觀余購之久矣嘉慶辛未冬訪老友鮑
君以文於烏戍時君病足不能起畱坐榻前情話竟日竝許
以此書見貽老人善忘是冬未能卽寄明年春余有關中之
役及乙亥返里已嬰末疾欲造烏戍未果而君且歸道山余

自茗書還迂道烏戍命兒子戔代奠生芻值令嗣志祖它出
晤於吳門因及此書今年四月又見志祖於吳興復申前說
既別輟轉覓寄八月始達常州知爲竹垞秋岳藏本鮑君亦
嘗校之書誠不易觀而購之者亦甚勞矣爰識得書所從來
竝及鮑氏兩世交誼至於帥初之女自爲宋文憲推服洎乎
國朝已入四庫久經論定不更贅云

直廬彙跋

直廬彙鈔本十卷其爲內外制四十三首爲記序集文七十
五首爲詩近體三百一十六首嚴惟中晚年寓直作也乾隆
丁亥春於武林書肆得之序其集者兵部尙書鼎豹巡撫江
西張時微間爲評隲其詩者楊慎升菴遠謫以文字交於義

或無害若豹與時微位已貴顯何竟忘其諂諛而以典謨風
雅擬之哉士大夫筆墨稍不慎卽貽笑後世而況有甚於此
者然如湛甘泉當時號稱理學大儒竟有文王旣沒文不在
茲之論此直流於無忌憚矣豹與時微又何譏焉

天水冰山錄跋

天水冰山錄一卷分宜嚴氏籍沒之冊周石林從殘本重鈔
錫以今名者也與王世貞朝野異聞錄所載籍沒嚴氏物互
有異同自金玉服玩至良田甲第之屬悉數之不能終可謂
夥矣嵩讀書鈴山頗負清譽死時年已耄耋假令官不顯壽
不高望當不減豈知好名矯飾天所深嫉必使浸露其真當
其移疾十年富貴利達之私吾固知其未嘗一日忘也嵩領

禮部始挾取宗藩賄賂主眷雖時有隆替而得君竊政垂二
十年以永陵果察自信仍不免爲所闕伺甚矣姦諛巧中有
英主所不及防耳史稱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
寡毫髮難匿又好古尊彝奇器書畫趙文華鄔懋卿胡宗憲
之徒爭輦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後已嚴年羅龍文輩復交
關爲利富遂不貲或曰世蕃稔惡嵩妻尙賢嘗勸其夫知足
然嵩嘗憾文華嵩妻納其厚賂曲爲之解則亦惡得賢且嵩
至敗時又何嘗不思捐金以獻乎夫財猶脂也以脂塗地履
之越不至於傾跌況外有僉人宵小迎合以贊其姦內有驕
子豪奴怙縱以濟其欲其能卓自樹立者有幾人哉雖然人
卽富貴同此耳目口鼻之具而已方丈之供糜飫不過果腹

萬間之廈偃仰不過容膝不能日食百牢身衣千襲也不能
夏兼進爐冬兼奏扇也而顧晝夜孳孳乾沒不已者特誇多
闕靡務快一時心志以爲不若是則權不足以脅人富不足
以甲衆載之鍾乳五百兩胡菜八百石似道之蘭亭石刻八
千匣胥此意也語曰豨腹饜饜爲人之膏又曰山童澤涸今
笑後哭亦可哀矣冰山見開元遺事張彖指楊國忠語遺事
一書多不足信此獨溫公取之通鑑殆別有所據且謂其言
可味與

酌中志跋

酌中志四卷二十三條無刊本明宦官劉若愚輯也史稱若
愚善書好學方魏忠賢屏居私第李永貞取入內直房主筆

札永貞多密謀若愚心識之而已不敢與外廷通忠賢敗若愚爲御史楊維垣所劾充孝陵淨軍已御史劉重慶以李實誣高攀龍等七人事劾實實辨疏係空印乃忠賢逼取之令永貞填書者莊烈帝驗疏墨果歷朱遂誅永貞并坐若愚大肆人之始得減等若愚當忠賢時祿賜未嘗一及旣被幽囚痛已寃抑莫申而恨王體乾涂文輔石元雅輩之得漏網也故作此志以自明中載前朝宮室服食之制甚悉可以爲有明文獻之助焉

跋藏密齋文集後

藏密齋文集二十二卷吾鄉朱復亭纂復亭名二采字立人復亭其號前有賀國璘岳宏譽二序謂其詩薄風騷而蹤漢

魏出入鮑謝高岑李杜之間發之性情本之忠孝惜余未及見此特錄其文而已復亭爲明季遺老貧困不遇以客授終其身所爲文多悲憫之思亦明性道之學生平信而好古以封建井田爲必可行自律歷禮樂學校貢舉田賦兵制以至揀荒弭盜河漕之得失古今之盛衰靡不貫穿於胸臆而一發之於文辭尤長議論卽有創解皆準之義理如人意中所欲出雖博大未及亭林黎洲諸君而守先待後隱以自任自題像贊云一民饑爾欲與之糜一民寒爾欲與之緜石漏天穿隻手以持大道久塞決排者希咨爾復亭心殫力微百年功罪千秋是非復亭爲誰江南布衣則其抱負可知矣唯壽序或牽於酬應行狀家傳尙沿明人習染於體例或有未嫻

且雜說中爲娥皇女英西施崔鶯等辨誣亦涉纖瑣苟能刪之庶幾盡善然文固必傳制行亦卓然不苟求之鄉先哲中殆未易覩其人也昔盧學士文昭主龍城講席吾邑薦紳延葺郡志以同里湯賓鷺脩業詳於文獻聘爲分纂賓鷺語余學行如復亭而前志儒林文苑皆闕焉弗載豈非遺憾將欲補爲立傳而葺志之舉旋作罷論嗚呼吾老且病大約目中不及復睹斯事而吾郡之闕脩湮沒先後相繼者必不止復亭一人能無重慨耶是編從湯氏借鈔藏之已久自愧力薄未遑表彰於世乙亥夏日檢書得此因重讀一過而識其後焉

東坡先生寓常錄跋

東坡先生寓常錄四卷同里黃履道時中輯書成於康熙四十年辛巳前有陳道柔及時中二序蓋仿昔人寓黃居僖等錄而作亦居是邦者不可少之書也先生生於蜀長遊四方晚謫嶺海歿葬汝州之郟城縣而生平獨拳拳於常州不置卒之終於顧塘橋孫氏未始非吾鄉之幸也所植香海棠多歷年所康熙初樹近涵室其根爲火傷始就萎有洗研石池
乾隆中

上幸江浙邑之薦紳以東門外文成里相傳爲先生棧舟處遂建棧舟亭而移此石池貯之實則近於附會也晁公武祠堂記云先生居毘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公武距先生甚近文能正穎濱之非獨於卒處誤書不知何以失考如此孫氏故

址在道柔時爲方拱樞所置劉氏宅道柔嘗館其地迄今又一百十餘年就吾目中所見已三易主而方氏尙在其鄰要之先生名炳穹壤偶然憩止人卽傳爲美談且有非其蹤跡所經而強合之者安在生前之寸椽尺土耶錄爲年譜一卷著述文字三卷而以遺事附其後頗爲詳備惜無刊本鈔胥又多脫誤烏得有心人校而付之剞劂用廣厥傳也

姜西溟先生雜著手稟書後

姜西溟先生雜著彙三種曰湛園札記曰涑水論餘曰杜詩拾注札記論經史語皆精當已入四庫簡明書目先生之文與歸德侯朝宗益都魏冰叔長洲汪茗文齊名號四大家先生之書在汪退谷之上識者推爲本朝第一未遇時徵入史

館與脩明史及一統志康熙丁丑始以一甲第三人登第年
已七十矣又三年己卯為順天鄉試副考官實先曾祖侍讀
君座主是科以科場事為同事所賣一榜舉人皆覆試而先
生竟歿於理賦命之窮可謂極矣雍正乙卯先祖分巡浙東
訪其後人有長孫已得風疾乃為其次孫昏娶冀延其後所
著懋園未定彙已早行世又續刻文鈔四卷用慰先生之志
焉是編間為鈔胥所錄餘多先生手迹即以書論亦宜什襲
珍之非特用心之苦也夏日命兒子檢書得此因識數語俾
閱者知吾先世淵源所自云

書陽明釋毀錄後

當湖陸氏宰嘉定童孺皆知其仁及為臺諫不務搏擊論奏

亦甚婉曲蓋醇乎醇者獨攻姚江則不遺餘力甚且以爲明
之天下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於是聞者不服譁辨以起
長州彭氏南昫爲釋毀錄一書於當湖之所大聲疾呼者皆
平矜釋躁而解之匪特爲王之功臣抑可爲陸之爭友當湖
復生應亦自悔其言之失矣南昫內行醇備學由靜入雖宗
漳浦戢山而與濂溪之主靜新安之靜坐實爲一脈惜救世
情切煩涉因果世遂以二氏歸之而儒術反爲所揜予故表
而出之恐議姚江者又將借南昫爲口實也

書望溪集後

望溪集訂定者八卷今入四庫書目是集未分卷帙其門人
王兆符程荃輯也文師昌黎謹於肖似其善刪古書官爵郡

縣皆沿舊稱猶染近代之習然陳義甚高時時以立言自任
視同時諸君已出其上至於遇

國恤而昌言守次之制居親喪而首嚴復寢之期其弟椒塗
卒逾七月成昏晚猶自訟其過可謂心知禮意非空言聚訟
者所可同日語矣聞諸前輩望溪性甚迂癖好訾人人多厭
之蜀日越雪在昔已然大都能傳於後者未有不爲當時所
怪也

蓼溪年譜跋

蓼溪年譜一卷先兵部止安府君撰公中崇禎庚辰進士授
公安令以治績聞行取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未至以父憂歸
俄而國變族有嫉公剛正者乘毀構煽欲起大獄幾羅不測

賴巡按張趨正廉其實得免初公隱賣卜爲業事旣白遂以
教授餬口人稱江南老教書公力學砥行大節不渝惜運丁
陽九未竟厥志流離輾軻至於沒齒今公之後獨昌當時爲
難者公雖不與較子孫已陵夷不可問餘慶餘殃固何如哉
先兵部手批杜工部集書後

吾家秋圃翁藏先人手迹甚富戊子春從翁乞得恭毅公以
下書牘二十函獨於兵部公闕焉蓋去今爲稍遠且經兵燹
播遷故所存絕少己丑五月得所批杜工部集於族中狂喜
過望亟裝池而藏之嗚呼公去懷玉六世百數十年矣而此
書適爲懷玉所有豈非以其尙能弗至隕越欲使永保勿替
耶抑物各聚於所好雖他人且然而況其先代耶然吾之身

吾能保之吾之後則吾未敢必也子孫其勉之

先侍讀手鈔從亡列傳臣林外記書後

右皇明表忠記從亡列傳及名山藏臣林外記共爲一卷偶於緝理舊篋得之不署書者名字審爲先曾祖侍讀君手迹卷中喬字缺筆避家諱也遜國之際傳聞異辭說者以爲黎邱之鬼眩人觀聽然浦江鄭氏吳江史氏其子孫鑿鑿言之卽明史本紀書法云宮中火帝不知所終亦未嘗遽定建文之崩也要之建文無罪失國人心已極寃之成祖不思善處於後復縱陳煥輩務爲慘刻以稔其惡能杜塞一時之口而不能禁天下之惡之不歸於是緣飾之詞紛至沓起卽有讀書論古者爲之剖別而先入之見入人已深以爲非此不足

以致詢詈而洩人之憤也至今方黃諸君光靈不泯久而益昭冥冥之中固有宰之者乎是篇所載諸人迹介顯晦雖不能一一證之然使建文不死諸人皆必不可無其烈不如方黃其心則較方黃彌苦山高水長之風宜乎動人洄漉也侍讀君筆之有旨也夫

先大父年譜續彙書後

先祖都轉府君以乾隆辛未五月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九自敘年譜丁巳以前已付剞劂此爲續彙始戊午迄戊辰餘三年未及編纂則皆歸田以後事暇當葺之以成全書也世父瑞蒲先生旣謹藏手澤又別繕此本壬寅六月以授懷玉於是知吾祖十一年中絜已惠民合宗睦族時時以繼恭教公

之志爲志若此今吾祖以下又有曾孫皆能承藉門基以蒙其福較他支爲獨優凡我後人苟思緜其世澤亦卽吾祖之居心行事而一考之譜哉

修刻剝藁書後

先高祖恭毅公剝藁八卷先曾祖侍讀公剝藁三卷乾隆二年先祖轉運漕中刻於官舍剝之云者文多散佚掇拾而存者也先祖歸田後版貯賜經堂別宅宅爲從兄韋玉所居從兄存時世父暨家君嘗議命吾兩人檢校蹉跎未果今年夏懷玉將有北行始與弟球玉一一理之殘闕難讀者共三萬二千餘字亟命梓人補修重爲染紙以廣其傳於世夫祖宗選矣田疇廬舍以及服物翫好何者不畀之子孫精神依託

獨其撰述而已然前人遺集不少其能數世保有棗梨者什
僅一二非子孫不知貴其書卽以其書爲不足貴也故宋槧
祕鈔得之皆能什襲而於先代文字則任其摧薪飽蠹不一
顧焉豈非外本內末爲世風之大可慨歟吾願後之人欲知
書之可貴則先於剝藁始時時檢視時時印墨毋任殘闕毋
俾漫漶庶不負今日重修之志也夫

修刻欠山集書後

懷玉旣補刻剝藁檢先祖欠山集損蝕者復得萬字因命剖
剝氏踵而修之先祖一生以述祖爲事創立祠宇增置墓田
重修族譜蒐輯先代詩文有可以表揚世德者不遺餘力爲
子孫者敢不以吾祖之心爲心反使其集之不彰於後哉事

既旅復印得若干部謹與剝藁版竝虔恭毅公齋祠東廂俾
子孫朝望瞻禮便於檢視云

書靜馨閣詩後

於虞此吾亡妻張氏之遺詩也亡妻精女紅有鍼神之目其
爲詩不甚工己亥春于歸旣逾月祕其詩不敢使余見搜篋
乃得之旣而詩成輒或屬余評隲余兩遊京師殷雷草蟲時
時感於言表而偏親之痛同氣之懷尤未嘗不三致意也今
檢其所爲靜馨閣詩得五十餘首其端有自書兩行曰病後
無聊將散藁收集之語近不祥不知何時所著又於篋中得
一小冊余年來遊跡常暫必記題曰偕老若逆知居室之樂
不可以久於是畏怯之念轉而爲蕪倖之辭雖一昔聚散亦

必鄭重視之者余輕別浪遊初不爲意由今計數牌合六載
其得與亡妻見者僅六百五十三日而疾病憂慮相乘又過
半也今死且別已二年所音容闕若隔世獨零星筆札時時
耿於予目予不忍視爰摺拾之與靜馨閣詩彙而度焉亡妻
性至慈聞羊豕雞鶩之聲卽不食其肉事纖瑣必檢覈久而
不忘事余怡惋而舉止端厚於相無死法宜不止於是而竟
止於是悲夫

書平湖學宮重建東西兩廡記後

右平湖學宮重建東西兩廡記沈侍郎初撰諸生陸子鑑書
任其事者國子監生張誥及其弟舉人誠也自漢以降從祀
者可俟指數

國家綜核名實尤嚴是舉惟陸清獻公一人得預從祀諸君
爲公鄉後進宜乎汲汲於此矣嗟乎化人之宮真靈之館以
至叢祠故社有福可以幸微有禍可以祈免者土木崇麗週
於寰宇卽偶傾壞其徒持尺寸之籍求募於人人且立應力
不足則歉然於中至於先賢祠廟載在祀典壁陷楹淪過而
莫問張氏兄弟可謂知所先矣張氏兄弟余皆識之監生豪
於酒而舉人沈默寡飲其勇於爲善則同嘗修清獻墓葬里
中棺以千計皆有功於桑梓者

書陸氏科第表後

武進陸氏自明以來科第相望侍郎簡文章顯於成化少保
完學政績茂於崇禎其尤矯矯者也嘉慶乙亥春陸子祁生

手陸氏科第表見際始正統六年辛酉訖嘉慶五年庚申凡三百六十年得三十有二人陸氏之登甲乙科者已燦然在目是固一家之志而亦一邑之乘也恭城君以下六人皆予所及見恭城與予有文字之知兵備瑗大令繼萼學博壽昌竝深交契兵備子逢瑞年尙少惜亦早世祁生席父兄之蔭斤斤以學問志節自勵吾願宏此遠謨期如侍郎少保之所成就毋徒以科名自足也祁生名繼輅恭城少子繼萼同產弟

書丁性初遺詩後

烏虛此丁子性初之詩也丁氏自按察以來世同居有厚德子弟鍵戶讀書外泊然無他嗜好性初父舍人與余少相狎

里中舉騰光館文課時舍人已舉於鄉每拈一題篝燈冥索
漏三下不少倦未幾成進士給事

祕殿與余先後入中書余庚子冬入都舍人已前一月歿京
邸痛舍人之亡幸其子克荷門基稍稍自慰性初冠童子軍
入府學名籍甚顧善憂悼亡後益恹恹不自聊年二十五竟
死死庚戌秋同年生郁茲自京師寓書屬訂其遺藁是冬郁
茲從弟若士復中前說因略爲詮次大要悼亡後作居多凡
登臨投贈一選而深類能弗懈而及於古使稍假以年所請
當有什伯於是不止者雖然令名壽考兼之實難性初詩得
門以內掇拾而表顯之苟一鱗片羽藉傳於後後知有性初
其人不猶愈於壽考而泯沒者乎郁茲若士皆性初從祖叔

父於按察公爲孫

甘節婦傳書後

語云死節易撫孤難生死大矣而撫孤且過之非深知其難者不能爲此言况無孤可撫徒以尊章在堂未忍決然舍去躬代子職荼蓼畢生使無後而有後豈不難之又難哉吾讀江寧甘節婦傳而有感也節婦金氏父曰智洪年十七歸甘元勣爲晉于湖敬侯卓後雅相得二十一而寡僅遺一女念有孀姑遂不死薄田二十畝慨然以其半入宗祠餘爲仰事俯畜計立族子文陞爲後攻苦食啖而姑常具甘旨男旣婚女亦嫁守節二十八年而卒時文陞已先死姑尙存以未得終事爲恨烏虜節婦之志行則美矣其賦命何蹇也然卽享

期頤度非節婦所樂今上可邀

旌門之典下爲士大夫歌誦視世之富壽康寧而他無表見者何如哉

秦泰山石刻跋

右秦泰山刻石莊君葆琛所藏也其文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凡二十九字按石四面有字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復轉刻西南棱上此文正在石之南面蓋石埋土中其三面皆殘闕闕蔽南面稍平故嘗爲人摹搨詳見汝陽劉跋秦山秦篆譜董氏書跋又云二世詔書宜在石陰而今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碑石

嘗仆後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然跋作譜時其得一百四十四字南濠都氏所藏卽二世詔書尙有五十一字較之歐陽公趙明誠所錄相等今已不可得見此雖殘本字少於都而摹拓尙舊可寶也嗟乎政之惡孰矣二世不務幹蠱暴虐重禍卽位元年巡行郡縣思以威服天下侈心金石之刻以章先帝之成功盛德爲言是歲七月戊卒陳勝等卽反夫等人子也繼志述事而周以興襲號刻辭而秦以滅可知善用孝者不貴其迹矣事不足稱辭亦質直無華采徒以其時去周爲近上蔡之篆冠絕古今後人輾轉樵揚什襲珍之與壇山之石岐陽之碣竝垂不朽豈一藝之工其精氣所注固足常伸天壤邪抑造物之意畱誠後人使知愚當時之耳

目者仍不能遺百世之詢譽也石在嶽頂碧霞元君宮之東
廡而泰安府城內東嶽廟別刻一石亦止二十九字余選年
登岱嘗至絕頂見所謂無字碑者摩挲久之竟不獲手拓此
文以返今葆琛迹不出門搜奇日富坐致金石文字萃之室
中不啻臥遊五嶽視余之交臂失之者不可同日語矣
宣示帖拓本跋

賈師憲枋國法書名畫充物第宅蘭亭石刻至八千匝然經
兵燹之後傳者絕少此右軍臨鍾太傅宣示帖本其石猶半
閒堂中舊物可寶也向在汪大令屋家少權購得之爲所藏
諸石第一嗟乎爲無益之事悅有涯之生吾儕蕭閒事外者
則可大臣而存此心必置罔是於不問且濟以權力勢不至

巧取豪奪不止秦會之嚴惟中皆其類也豈廛一師憲哉
宋拓蘭亭跋

定武蘭亭十三跋余向見二本一爲舅氏葉涵峯先生物一
爲揚州吳杜邨物吳乃得之商邱陳氏者松雪跋前尙有吳
傅朋朱敦儒鮮于樞諸跋殊勝吾外家所藏也此帖本唐襲
文故物旋入吳玉虹岱淵堂帖尾有兆魯小印則嘗歸青巖
學使處蓋自唐而吳自吳而楊先大夫又得之青巖後人者
也淇澳唐所自出思白眉公與雲客有交故皆有跋余生平
所見葉吳兩家外未能過此固無事斤斤辨其是定武與否
耳

姜氏蘭亭拓本跋

鄭三雲理問好蓄金石所藏碑版甚夥姜氏蘭亭其一也蓋西溟先生與尊大父南谿先生交所手拓以贈者嘗攜至京師大興翁覃谿詹事跋之至千餘言一時傳爲名帖今其石已歸錢塘周氏乾隆丙午帖燬於火金華戴君殿海復從周氏拓是本補贈今年夏理問來攝吾郡通守出以示余且俾錄西溟竹垞二跋於尾誦芬繼志意至深遠非特供藝林之鑒別已也自媿惡札久始報命因記帖之所自來如此至是碑原委諸君論之詳矣不復贅云

朱拓曹娥碑跋

此帖籤有道南堂珍藏五字秋谷跋又在詒安堂皆吾鄉楊氏所居康熙間芝田宮諭以詩文擅名收藏頗富是蓋蔡農

舊物也秋谷跋言今適十七日獲觀於毘陵或疑十七帖跋而裝於此亦第視其拓手何如耳不必問原係何帖也鑑所署樂毅論較勝曹娥今在舍弟指之處然卽以此帖論紙光墨色已出目中所見諸曹娥之上可以孤行於天壤矣

陳氏曹娥碑拓本跋

今世所藏曹娥碑拓本以越州石氏爲第一往歲曾於吳門宋儼若許見之有何氏義門跋語備悉原委儼若歿歸歙縣鮑志祖志祖爲吾友以文子又嘗借觀今十餘年矣往來於懷不能去嘉慶己未秋陳君貞白以曹娥碑拓本見贈云是陳君仲飛所藏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則宛然越州石氏本也此石向在長洲陸永康處定爲宋人刻今歸仲飛仲飛好古

與永康等又能書是物可謂得所夫一石而貽必有古人精神相爲維繫仲飛旣珍祕之且能廣拓之以公同好視東度高閣終歲不一顧以爲善鑑藏者何如哉仲飛能壽古人於無窮人亦將以仲飛壽古人者壽仲飛也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跋

錢塘江君樞香旣於新甫山下得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項來京師出以見示援證史書辨論字體諸君之跋詳矣惟秋盒司馬釋文及淵如觀察補釋者尙有未盡今就所見補疏於後實曰下當是列字余下當是其父二字父爲之父當是又心爲之心疑是出舉之之字亦可疑絕必之絕當是德有之下度之上當是美相帥孝下當是弟口過下當是行二

字義旣明確形迹復約略可尋且感之且當作上與下文下字正相貫注宏明之明偏傍似期不肅之不當是齊乃爲之爲文義點畫俱未可信佳當是惟下當是永余甥余立夫頗好隸學與之審定敢以質之秬香并轉質之秋盦淵如也隴東王感孝頌跋

右隴東王感孝頌今在泰安府肥城縣孝堂山隴東王者武成皇后之兄胡長仁也趙德甫金石錄謂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南溫人酈道元水經注平陰東北巫山之上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以爲巨墓頌立於武平元年四月稱新除特進使持節齊州刺史蓋長仁其時始到任隋書五行志武平四年四月長仁謀遣刺客

殺何士開事露反爲士開所譖死通鑑因北史本傳載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因及和士開之譖及長仁到任謀刺士開士開與祖孝徵議遣使馳騎責長仁賜死事遂以長仁刺齊州及賜死俱繫之天統五年四月錢少詹大昕金石文跋尾嘗辨其誤矣北朝分書之碑不少此獨字體醇正雄視闕步有淳于長夏承碑筆意碑額六篆尤圓渾可喜文云開府中兵參軍梁恭之盛工篆隸騎兵參軍申嗣邕徵學搗藻則此碑文嗣邕撰恭之書顧氏金石文字記以爲後人列名權輿不知梁天監末始與忠武王愔碑已直署東海徐勉造吳興貝義淵書不特此也漢西狹頌後題名有云仇靖字漢德書文則書石人列名當昉於漢顧氏精於考核何亦疎而不

檢耶

子 戾

姪學彭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七